

(開幕)
2026年11月10日，週二
下午六時至八時

(日期)
2026年11月11日 – 2027年1月9日

(開放時間)
週二至六，上午十時 – 下午六時

(地點)
紐約埃爾德里奇街50號，NY10002

(聯絡方式)
office@kiangmalingue.com;
+1 (917) 722 8228

(媒體諮詢)
賀依雲
yiyun@kiangmalingue.com;
+852 2810 0317

(其他查詢)
Jim Koenig
jim@kiangmalingue.com;
+1 (917) 722 8228

馬凌畫廊紐約空間呈現亨利·柯橋德展覽「樂透」，展出藝術家新近創作的繪畫作品。展覽配有由約翰·道格拉斯·米勒撰寫的文章。

關於亨利·柯橋德展覽「樂透」的筆記或意象星群

1. 一個陳述：亨利·柯橋德的藝術是慷慨的。我們該如何看待這種慷慨？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慷慨？這是一種擁抱熟練輕巧卻拒絕階級位階的藝術。這種慷慨就像是一場宴席：嚐嚐這個，不，嚐嚐那個，還有這個，這邊還藏著些什麼珍饈，它可能是精緻絕倫的，或僅僅令人意外，又或者根本算不上什麼。這是一整套詩學，具聯想性，對突如其來的美敞開，是旁徵博引的回音室，一場由混濁隱晦與瞬間明澈交織而成的舞蹈，就像是水一般。無法被地圖繪製。也很滑稽。
2. 在柯橋德工作室的牆上，掛著幾幅由無名藝術家所作的、畫面朴素的許願畫。許願畫可以是一種向神明表達感謝與虔敬的形式，感謝祂們干預了凡俗世間——讚美您止住了我的偏頭痛、治好了我的腿、賜予我孩子、豐收，或是賜予我一幅畫；它也可以是一種祈求祂們施以神蹟的呼喚。一張被丟棄的彩票或刮刮卡與此並無二致，路邊那張印有圈選數字、皺巴巴的破爛紙片，就是一份關於人類慾望與信仰的嚴肅文獻——一種相信自己能夠拉動宇宙之力，讓它在物質超越的完美瞬間聽憑自己差遣的信仰或信念。這種真誠是一場危險的遊戲。你或許想把它遮蔽起來。因為它會灼傷人。
3. 「許願圖像，」喬治·狄迪-休伯曼寫道，「是有機的、低俗的，凝視它們令人不快，其本身又豐富而彌散。它們切開了時間。」它們立於「規範藝術史」之外，並對其提出挑戰。而就在同一個段落中，有一句話在我看向柯橋德作品之時如霓虹般亮起：「許願形式既能夠消失極長的時間，又能在人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再度浮現。」^[1]它們沉沒於時間之中，並在受到欲望或痛苦的召喚時重新湧現。
4. 邊界在茫茫大海上消解。你會看見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的事物。這是一片充滿死亡與超越的領域，誘發著迷信。船上帶香蕉是不吉利的，桅杆下壓一枚硬幣能帶來好運，星期五不宜出航。我父親過去常告訴我不要在星期天剪指甲，否則我會跑到月亮上去。我曾將這與指甲邊緣的月牙形狀聯繫在一起，但現在想來，我懷疑兩者其實毫無關係。「白色房間，其牆壁／既無平面、曲面，亦無角落，／由一張連續的、帶有緞面光澤的白色薄膜組成／宛如月亮某個內部器官的肉身。」^[2]那銀色的表面，是一條光的跑道。去刮開它吧。
5. 這些作品始終關乎風險，而它們本身就是一種風險。
6. 米歇爾·福柯在為德勒茲與瓜塔里的《反俄狄浦斯》所作的序言中寫道：「戰略上的對手是法西斯主義……在我們所有人內心中潛藏的法西斯主義，在我們頭腦中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，那種促使我們熱愛權力、渴望那支配並剝削我們之物的法西斯主義。」^[3]我堅信亨利·柯橋德的繪畫是對權力和意識形態的一記唾沫；它們拒絕它，它們是混濁不透光的，拒絕在殘暴的測繪世界中被歸類定位，它們為那些試圖超越數

據或人類廢料身份的人進行悼念。失事的船，羔羊。就這麼說吧：這些是反法西斯繪畫。

7. 坐在巴黎北站外沿著敦刻爾克路排列的其中一家咖啡館裡，亨利和我喝了點酒。聊著他的愛與恨——深愛蘇丁，熱烈地厭惡里希特。他走開了一會兒，又拿著一疊彩票回了來。經營這家咖啡館、聲稱和亨利一樣擁有庫爾德血統的店主祝他好運。亨利把香煙放在煙灰缸裡，看著他。

「如果你請我們喝一輪，我中的獎分你一半。」那人笑了笑，接著冷笑，然後看起來有點困惑、生氣。那是一個奇妙的時刻，亨利的藝術實踐致力於探索的力量突然間在現實中展開。信念、意志、偶然、慾望、根源與無根狀態、藝術史。他沒有請我們喝酒，亨利也沒有中獎，然而，這裡有一個名為「樂透」的展覽。那些並非輸掉的彩票。

8. 後來，亨利向我展示了這次展覽裡的其中一張毯子。底部有一個電話號碼，一個真實的電話號碼，你可以打打看，裡面包含數字666——獸名數。我抬起頭，沒開玩笑，我抬起頭，在酒吧後方看到了一個6,66的霓虹燈牌。我覺得毛骨悚然，想起波特萊爾的半首詩：「自然是一座神殿，裡面的活生生柱子／時而發出混亂的言語；／人穿過自然的符號森林／森林用親切的目光注視著他。／／如同遙遠處交融的綿長迴響／在深邃而黑暗的統一體中，／廣袤如黑夜，亦如光明，／芳香、聲音與色彩相互感應。」^[4]

—— 約翰·道格拉斯·米勒

（关于亨利·柯橋德）

亨利·柯橋德（1992年生於美國帕洛阿爾托）現工作生活於倫敦，其藝術實踐遊走於具象與抽象之間，在繪畫與素描中探索深度與表面、再現與基底的相互作用。個人記憶與自我意識的複雜性、日常物件與偶得經驗、藝術和人造物等關係均滋養著柯橋德的創作——他常在亞麻布、帆布和不鏽鋼上以油畫棒作畫，也常使用織物染料在與其庫爾德血統相關的波斯羊毛地毯上作畫。他的構圖中充斥著游離的形式、不斷變化的視角以及粗糲而具即興手勢感的痕跡，宛如從時間、敘事、夢境和歷史的碎片中浮現，使多重意義得以凝聚而無需給出固定形象。

近期個展包括：馬凌畫廊，紐約；The Intermission，雅典；Clearing，洛杉磯與紐約；Gallery Vacancy，上海；Shoot the Lobster，紐約；以及 Mamoth，倫敦。其作品已被多個公共及私人機構收藏，包括：Buxton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，墨爾本；Green Family Art Foundation，達拉斯；木木美術館，北京；四方當代美術館，南京；星美術館，上海；當下藝術基金會，北京；天泰美術館，青島；以及X美術館，北京。

^[1] Georges Didi-Huberman, 'Ex-Voto: Image, Organ, Time,' L'Esprit Créateur, Volume 47, Number 3, Fall 2007, p. 7.

^[2] Anne Carson, Glass, Irony, and God (New York: New Directions, 1992), p. 35.

^[3] Michel Foucault, 'Preface' in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, Anti-Oedipus: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(New York: Viking Press, 1977), p. xiii.

^[4] Charles Baudelaire, Flowers of Evil, trans. William Aggeler (Fresno: Academy Library Guild, 1954), p. 55.